

春秋列國臣傳

九之十六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	號	類
一三九	函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三二九	函	二〇六	漢書
二〇六	冊	五八五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206 (207)
函號	209 128





春秋臣傳卷第九

僖公

魯展禽

柳下惠

展禽名獲無駭之後也食采于柳下謚曰惠二十

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臧文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

行賂焉其可乎乃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曰寡君

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

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

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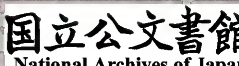
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

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

淺草文庫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

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



祀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矣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筮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孟子所謂聖之和是也

周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也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卒敗于殽宣公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

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周公閱者周冢宰也與滿同時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閱與王孫蘇爭政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晉荀林父

荀林父字伯晉卿也是為中行桓子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

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請命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六月晉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逐之左右角之楚人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趙旃怒失楚之致師者遂請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十四年夏晉師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先是赤狄伐晉及清十五年六月林父賂赤狄滅潞以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子庚嗣是曰宣子

晉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也為太傅三十三年晉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紆之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夫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

也言貌之機也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是以去之

魯公孫敖

公孫敖魯卿也是為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也故曰孟孫氏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文八年冬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為孟文子文公欲弛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

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所命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贊曰柳下惠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責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足以知其賢也若眾人則固不足責矣王孫滿機虛發於奸齒從容片言杜問鼎

之謀賢矣哉豕宰職謹四海而周公閱爭權器訟下
取決於諸侯之卿周室其卑矣處父以下干上亦足
以殺其軀也

春秋臣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

文公

晉范武子 士會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蔦之孫士蔦生成伯成
伯生武缺武缺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為氏
及食邑於隨故名字謚著隨後受范更曰范氏文公
七年趙宣子背先蔑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
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二
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文十二年河曲之戰
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夷

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卻成子曰不如隨會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

歸其孥其處者為劉氏靈公之殺宰夫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若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卒不改宣三年晉成公伐鄭及邲鄭及晉平會入盟十二年楚圍鄭晉人救鄭及河間鄭既及楚平荀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師終敗于邲十六年春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十七年武子請老卻獻子為政宋之盟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

為盟主也子變魴變有傳魴是為彘季悼公以為卿
 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
 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
 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平其宗初叔向告趙文子
 曰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
 而進不可而退孔子亦謂子貢曰其事君也不敢愛
 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諫則進
 而用之不諫則行而退蓋武子之行也

晉韓獻子

韓獻子名厥晉卿也韓萬之玄孫子與之子趙宣子
 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乘車干

行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王朝升
 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
 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吾
 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
 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
 長晉國者非汝而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成公六年晉
 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
 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沈
 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

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悅從之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欒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攻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十八年悼公即位冬楚伐宋華元告急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救宋楚子遂還襄公七年十月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獻子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雖老晉之大政從咨焉立趙文子厥之力也無忌卒子襄嗣為公族大夫

魯季文子

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也季友之孫是為季孫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文子告于晉齊懿公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

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爵也先君

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斃禱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

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

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敗齊師于鞏齊人歸我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景公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六年二月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齊侯敗于鞏而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偶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鄆陵之戰公出于壞墮晉侯不見公將執公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懼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九月晉人執文子于茗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乃許魯平赦季孫襄五年十二月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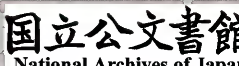
晉解揚

解揚晉大夫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莊王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祖叔牙是曰僖叔桓公之子叔牙賜酖死季友立其後為叔孫氏也元年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得臣如周拜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假樂十一年
 鄭瞞伐我冬十月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狄
 兄弟三人泆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射其
 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鄭瞞長狄之
 種防風氏之後宣五年卒子僑如嗣有傳

晉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狐偃之子也食於賈亦曰賈季文公
 之出賈佗從焉文公以長事之為太師文六年初晉
 侯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
 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
 姑仁其不可乎襄公乃使盾將中軍以射姑佐之賈

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乃使殺陽處父遂奔狄趙盾
 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
 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畧聞前志有之曰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
 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
 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
 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捍之送致諸境文七年秋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
 且讓之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曰趙衰冬日
 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晉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是曰趙宣子文公六年爲中軍於是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沔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十四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矍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云云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公云云敗秦師于令狐宣二年靈公

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與士季見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諫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七月晉侯飲盾酒伏甲士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宮中甲鼓而起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
 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
 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九月乙丑趙穿攻
 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
 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
 免

宋華元

華元宋卿也太宰華督之曾孫宣公二年鄭公子歸

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
 元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
 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
 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
 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
 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元為植城者謳曰睥其目
 瞡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成二年八月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
 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
 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
 為

鄭公子歸生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大夫也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
 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
 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
 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
 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
 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
 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贊曰春秋之臣若范武子之德吾無間然矣其事上
 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遇明
 主其功烈豈止如是而已哉韓獻子之忠正亦亞也
 忠故不徇私正故不能陷以非義是所以善始善終
 為國之老而咨正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私積可謂
 賢矣解揚受命不為利回不為威屈古之使也名
 以制義也晉侯克敵而名其子曰仇曰成師叔孫獲
 敵而名其子曰僑曰虺亦足以兆亂也共仲之亂季

友出疆而歸討賊春秋美之趙盾往而不反反而不為正卿則已矣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趙穿之事盾不無憾焉不然胡為莫敢誰何也春秋別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蓋原情得之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一

宣公

魯孟獻子

孟獻子孟文伯之子仲孫蔑也為魯卿九年春天王使來徵聘夏蔑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會楚于宋襄三年盟于長檮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七

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
 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五年宋向戌
 來聘見獻子之室尤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
 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獻
 子善觀人郤錡來聘將事不敬知其必亡鄭子耳一
 歲三用師知其必有災既而悉如其言子它是爲子
 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它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
 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
 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未聞以妾與馬文子
 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
 升之布馬食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
 上也使爲上大夫

楚孫叔敖

孫叔敖楚令尹蔦艾獵也父曰蔦賈叔敖兒時出遊
 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
 者死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
 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有陰德者
 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人聞之皆喻其仁也虞
 丘子薦之以自代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

之虞丘子喜入言於王曰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
公平未治而人信之十一年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
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
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十二
年楚子圍鄭既及鄭平晉人救鄭楚子北師將飲馬
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尹南
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
魏錡趙旃怒楚師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楚人望其塵亦懼王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
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叔敖爲令
尹施教道民上下和合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
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敖言於王曰前日
更幣今市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臣請
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楚俗好庫車
王以爲不便馬欲下令更之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
從臣請教閭里盡高其梱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
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故
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
非己之罪也時有優孟者敖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

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國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後十世不絕

楚申叔時

申叔時楚之申大夫也夏徵舒之母曰夏姬陳靈公通之徵舒弑靈公十一年冬楚子伐之因縣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楚子圍宋不克將去之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請成楚共王將北師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

禮之亡欲免得乎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楚子救之過
 申子反入見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
 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而食語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
 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
 見子矣果敗于鄢陵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
 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
 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鄭子良 去疾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為鄭卿初文公有賤
 妾曰燕姑夢天與已蘭曰予為伯儵予而祖也以是
 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
 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
 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命之曰蘭石葵曰吾聞姬姑耦
 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夫或啓
 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孔
 子羽不為卿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子游

是為七穆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
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
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十年楚伐鄭晉
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
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伐卒子子耳嗣襄
十年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
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十月
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殺子駟子
國子耳

衛孫良夫

桓子

孫良夫衛卿也是為孫桓子成二年衛侵齊衛師敗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
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弗可止也已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
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
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
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

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
晉丁未盟衛禮也

楚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之弟也為左令尹成二年
晉伐齊楚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
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用
眾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
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
悉師王卒盡行師于蜀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
嬰齊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
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

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
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墜其是之
謂乎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已
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泰誓
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楚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司馬也楚子之圍宋也華元夜登
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聞之
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

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
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
歸子反告於莊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
後而歸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莊王怒曰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
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乃
許之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
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
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

曰天敗楚也乃宵遁王使謂子反曰子無以爲過不
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易臣死死且不朽臣
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夷及而卒

贊曰孟獻子忠足以事君辭足以應敵智足以慮事
從容蹈禮終始無闕孟子稱其有友五人信矣三桓
之後孟氏多賢豈非習獻子之禮邪申叔時一言而
復陳國仁人之言哉然莊王亦賢矣子反知謀之而
不能用宜其取敗若申叔者所謂古之謀人也子良
辭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
子重子反以貪効尤而滅其族豈怒以沮亂者乎適
足召讎敵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臣傳卷第十二

宣公二

周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也八年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第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通志堂

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
 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
 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有優無匱
 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民罷於逸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
 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今陳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犯先王之
 令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李以
 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
 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
 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
 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以小
 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
 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承
 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年陳侯殺於
 夏氏楚子入陳成公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
 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
 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
 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

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奸先王之禮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士莊伯不
 能對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十六年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見單襄公與之
 語且曰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
 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故聖人貴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以吾觀之不
 可久也明年卻至果死難十七年柯陵之盟襄公見
 晉厲公視遠步高卻錡見其語犯卻犢見其語迂卻
 至見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魯成公

見襄公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
 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
 也後悉如其言卒子頃公嗣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
 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
 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
 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
 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
 嘗不怡襄公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
 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
 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
 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

慈也讓文之才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頃公卒子靖公嗣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曰異哉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

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必當之矣襄王十年靖公為王卿士以相王室曾孫穆公有傳

周劉康公 荀伯

劉康公周定王之季子也食菜于劉宣公十年康公來報聘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公曰不

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康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于瑕劉氏世爲王卿士其後獻公文公于王室

晉士貞子

士貞子名渥濁字伯晉大夫也邲之役晉師歸中行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
 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
 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
 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
 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
 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趙嬰通于趙莊
 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問於貞
 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
 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成六年

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貞伯曰鄭
 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且不能
 久悼公即位士伯為太傅子弱嗣

晉郤克

郤克字伯郤缺之子也為晉卿是為郤獻子宣十七
 年春景公使克徵會于齊季孫行父禿郤克跛衛孫
 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
 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歸請伐齊范武子將老聞
 之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端沮君子如社亂庶端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予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
 卻獻子為政將中軍遂伐齊師陳于鞏齊師敗績晉
 師歸卻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
 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
 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楚潘黨

潘黨字叔黨楚大夫潘尫之子也邲之戰晉敗黨曰
 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
 還鄢陵之役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屈巫

屈巫字子靈楚申邑大夫也是曰申公巫臣成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宣十二年
 莊公伐蕭蕭潰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
 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
 其色也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君其圖之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乎子反乃止巫臣遂娶夏姬以奔晉子
 反怨之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子重子
 反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
 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
 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
 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晉欒書

欒書晉卿也字伯是曰欒武子父曰盾成六年楚伐
 鄭書救之晉眾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
 或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為大政將

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
 從之不亦可乎從之果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
 矣九年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年復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
 乃歸鄭伯

贊曰單襄公知識明悟將之以文有王臣之體焉雖
 才不見於用而世有賢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單氏之謂乎士貞子明荀伯之賢身受其賞奕世載
 德為賢之有後也明矣郤克不忍一笑之憤而暴二
 國之師遷怒之為患如此三郤滅宗未必非陰禍也
 甚哉巫臣之罔也諫納夏姬若正也反將以濟其邪
 自知其非而躬蹈覆轍其罔乃所以自罔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三

宣公三

晉知武子

知武子晉卿也名瑩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瑩而囚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以求瑩楚人許之王送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

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云云宋公饗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營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營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晉伯宗

伯宗晉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晉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

狄矣晉侯從之遂滅潞殺酈舒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

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憇庇州犁焉得畢陽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犁于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仁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子州犁有傳

魯臧宣叔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犁

伯州犁晉大夫伯宗之子也成十五年奔楚為太宰襄二十六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州犁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戌請弭兵楚人衷甲州犁曰合諸侯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昭元年公子圍弑王殺州犁于郟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養叔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襄

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由基為宮廡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觥心昭公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於是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晉趙同

趙同趙盾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

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贊曰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可以優天下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昏君亂卿之間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犁智而不知正養叔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臣傳卷第十四

成公一

晉范文子

范文子名變，范文子之子也。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鞏之。戰士變佐上軍，代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

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
 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
 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范匄趨進曰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
 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
 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
 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子匄

嗣

晉郤至

郤至字季子晉大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為郤昭子食
 於温又曰温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
 為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
 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間
 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

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十七年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乃告公先去三卻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壬午長魚矯殺卻至尸之於朝

楚鍾儀

鍾儀楚鄭大夫也楚伐鄭鄭囚鍾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脩好

齊鮑國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

子夫人孟子怒牽公則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
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
侯將許之文子諫乃執陽虎文子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賓媚人也為齊卿是為國武子鞏之戰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罄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
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

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
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
義何以為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
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
害焉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晉人許之十
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穀叛齊侯殺之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

魯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
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僑如通於穆姜奔齊又通於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
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嘗後衛君今
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
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
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
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文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之盟于丘宮
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
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
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
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
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
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
六年甯喜弑其君剽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
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甯殖孫林父出獻公及甯
 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
 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吳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
 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
 嚴事之與周老子齊晏平仲鄭子產皆嘗稱之曰外
 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
 人以善自終此蓋蘧伯玉之行也夫

贊曰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
 人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厲公之驕虐邪鄢陵之勝燹
 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欒書直以為糞土矣
 武子之德不泯哉卻至乞乞輕勇雖暗於防患至戎
 馬之間有可觀者焉不幸構於欒書死非其罪猶不
 忘恭哀哉欒書緝緝以覆卻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
 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耄期不倦賓媚人
 末路荒迷可以觀所守矣僑如無往不淫林父終始
 悖繆死亡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
 謂邦無道卷而懷之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五

成公二

晉趙文子 武

趙文子晉卿也名武字孟父朔是為趙莊子八年晉
 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是
 年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
 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
 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趙文子冠
 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
 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
 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

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王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二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十八年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厲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弊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遂約諸侯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文子以叔向之言乃先楚人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

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既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閩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後亡不亦可乎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

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
 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藂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
 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
 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
 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
 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
 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
 曰趙孟不復年矣十二月庚戌卒先是趙孟語多媮
 叔孫穆子劉子秦鍼皆知其將亡而醫和亦以為然
 孔子謂子貢曰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
 恭於兄弟從善而不違道趙文子之行也

曹子臧

子臧曹公子欣時也麻隧之戰曹宣公卒于師負芻
 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
 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晉侯討曹執曹
 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
 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楚子囊

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也襄八年子囊伐鄭討其侵
 蔡也九年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
 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
 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
 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
 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
 之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
 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
 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
 之共大夫從之明年秋楚伐吳楚師敗冬子囊還自
 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
 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晉士匄

子范宣

士匄士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襄八年宣子來聘公
 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
 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十年王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
 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
 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
 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
 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
 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

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惟大國
 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
 晉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
 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
 願上趙武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刑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
 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

不讓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
 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
 之敝恒必由之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
 欲攻之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
 見宣子曰盍訪之訾詎訾詎吾子之家老也宣子問
 之對曰吾子嗣范文子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
 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內外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
 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和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
 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二十三年盡殺欒氏之族黨

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
 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
 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卒子鞅嗣

魯公孫嬰齊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也父叔肸宣公篡立叔肸
 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十六年聲伯如
 晉請晉之釋季文子也卻犢欲與之邑弗受歸鮑國

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十七年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懼不敢占也十一月言之之莫而卒

晉卻犢苦成叔

卻犢晉大夫也卻克之從父兄是曰苦成叔十四年晉侯使犢送孫林父于衛衛侯享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為晉童所

殺卻錡卻克之子所謂駒伯也前十三年晉侯使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厲公作難與犢至同見殺

贊曰余考晉國之名卿若趙成子卻成子范文子韓獻子知武子范文子趙文子魏獻子可謂名卿終始者矣餘悉不得為全人也美哉文子之烈也寬仁而有禮樂善而下士雖應變經遠非其所長而至誠服義不吝改過有芘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子有焉子臧之辭國非好名也

蓋守志者也故君出非吾過君入非吾功歸潔其身而已矣子囊生不誤國死不怨君忠矣范宣子藉祖父之資操彊晉之柄加之捐遜從事六卿輯睦有足道矣然不能察嬖妾亡子之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法峻而幣重諸侯解體范氏之德始衰焉

春秋臣傳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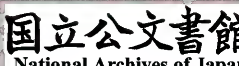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六

成公三

晉魏莊子 絳

魏莊子名絳晉卿也魏犢之子絳勇而不亂悼公以為軍司馬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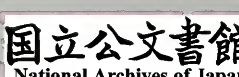


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

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虓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

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
 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
 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
 以時晉楚交伐鄭戲之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絳請

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
 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襄十年成鄭虎牢十一年赦鄭囚皆
 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
 師蠲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
 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
 戎狄國之福也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
 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
 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夫樂以



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
 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
 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
 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
 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
 金石之樂禮也子舒嗣有傳

晉祁大夫 奚

祁大夫名奚晉祁邑大夫也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奚
 之果而不淫也使為中軍尉襄三年奚請老晉侯問
 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
 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
 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祁奚有焉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奚為公族大夫二
 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
 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而朝子午嗣祁奚辭於軍尉公問代孰可對

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從之沒平公軍無秕政

魯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僑如之弟叔孫豹也亦曰穆叔穆姜淫于僑如將亂豹奔齊僑如事敗亦奔齊乃召豹于齊而立之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

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濟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三十一年至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夏公作楚宮穆叔曰秦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昭元年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是會也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會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焉弗與梁其鯀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

謀主三者義一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趙文子謂叔孫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乃請諸楚而免之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

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穆叔善觀人孫文子並登慶封之汜祭伯有之不敬悉前知其亡爲豎牛所惑不食而卒四年十二月乙卯亡季札來聘見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卒如其言初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昭四年叔孫卒季孫謀去中軍明年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於

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晉張老

張老名趯字孟晉大夫也悼公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侯奄始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知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乃使為司馬絳佐新軍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為也

魯臧孫紇 武仲

臧孫紇字武仲宣叔之子也襄十八年諸侯圍齊十年伐齊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

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
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
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
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
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
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
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
而愛悼子欲之訪於紇紇爲立悼子而以公彌爲
馬正孟孫自是惡臧孫而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戒季孫怒命
攻臧氏紇出奔邾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
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
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
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齊莊公
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
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
 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
 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終于齊顏回問于孔子曰臧文仲
 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
 身不免於罪是知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
 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
 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是其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
 曰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
 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
 避其難是知之難也夫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
 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宋向戌

向戌宋合左師也十五年華元使為左師襄九年宋
 災戌有助焉晉荀偃士句滅偃陽以封戌戌辭曰君
 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
 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
 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二十六年宋公殺其太子
 痤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與寺人伊戾誣諸宋
 公而殺之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戌善於晉趙

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
 晉如楚如齊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
 會于宋二十七年七月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左師
 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
 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
 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
 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

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
 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
 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二
 十八年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
 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
 遂行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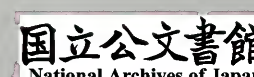
晉荀偃

中行獻子

荀偃字伯游是為中行獻子父庚襄十六年會于溴
 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十八年諸侯伐齊晉侯將濟河獻
 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
 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處將率諸侯以討焉其
 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
 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十月丙寅晦齊師夜
 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
 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遁十九年春晉侯伐齊先歸公饗晉六
 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
 皆受一命之服賄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偃歸濟河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

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
 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
 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贊曰魏莊子有綏御之才有諫諍之忠內修政事以
 懷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
 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君子哉韓厥之忠趙武
 之仁魏絳之忠其後俱有國有由者矣祁奚舉善無
 私心釋人無私德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穆子質直而好義博聞而強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
 然蔽於所習卒以饑死蓋明於見人而暗於自見哲
 人之患也季札嘗戒其不擇人卒以此取禍哀哉孔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魯人以為聖而無容其身者內恕不及也然知齊莊公之亂而託言以拒其祿此所以為知也無義偃兵造兵之始也向戌無安人之實而欲取名以干賞楚王方死諸侯未背而已先之烏在其欲弭兵也子罕削而投之當矣且助伊戾之譖而殺太子耶也

已人之亂妄人也

共姬宋共公之妾使賂戌錦與馬先之以王戌遂稱之曰君夫人再拜稽首而受之

春秋臣傳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

